

# 빛의 제국

## 光之帝国

GUANG ZHI DI GUO

〔韩国〕金英夏 著  
薛舟 译

金基荣从钟路四街向西走去，路上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行人，基荣一边看招牌，一边走路。虽然这些都是经常看到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感觉很特别，街上交替着熟悉和陌生的风景，或者说钟路上的一切都是熟悉又陌生。钟路是这样—一个地方，最初也不觉得陌生，二十年之后也感觉不到熟悉。这里是首尔的中心，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里像边境，却又最有首尔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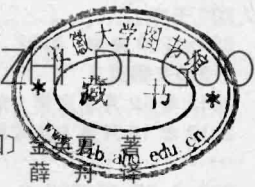
韩国  
文学  
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빛의  
제국

# 光之帝国

GUANG ZHI DI GUO



〔韩国〕金基荣 著  
薛丹 译

金基荣从钟路四街向西走去，路上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行人，基荣一边看招牌，一边走路。虽然这些都是经常看到的东 西，但是今天却感觉很特别。街上交替着熟悉和陌生的风景，或者说钟路上的一切都是熟悉又陌生。钟路是这样一个地方，最初也不觉得陌生，二十年之后也感觉不到熟悉，这里是首尔的中心，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里像边境，却又最有首尔风情。

韩国文学丛书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7147  
EMPIRE OF LIGHT © 2006 by KIM YOUNG-H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之帝国/(韩)金英夏著;薛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09593-3

I. ①光… II. ①金…②薛…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4921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3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93-3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M 07:00	策马奔腾 .....	1
AM 08:00	做梦的章鱼罐 .....	14
AM 09:00	过早来临的乡愁 .....	32
AM 10:00	倦怠的重量 .....	50
AM 11:00	巴特·辛普森和切·格瓦拉 .....	63
PM 12:00	口琴公寓 .....	74
PM 01:00	平壤希尔顿酒店 .....	113
PM 02:00	三个国家 .....	140
PM 03:00	锁骨切痕 .....	155
PM 04:00	保龄球和杀人 .....	157
PM 05:00	猎狼 .....	192
PM 06:00	往日时光 .....	198
PM 07:00	初饮初乐 .....	220
PM 08:00	波希米亚人旅馆 .....	235
PM 09:00	职业摔跤 .....	250
PM 10:00	噩梦犹如老狗 .....	257
PM 11:00	开心果 .....	281
AM 03:00	光之帝国 .....	291
AM 05:00	变态 .....	294
AM 07:00	新的一天 .....	296

## AM 07:00

# 策马奔腾

### 1

他睁开眼睛。身体沉重，嘴里还有口臭。随着意识渐渐清晰，有个单词缓缓呈现，就像穿越迷雾走来的陌生人。头痛。活到现在，他还从来没得过头痛，如果有人宣称这就是头痛，那他也只能完全接受。不期而至的疼痛微妙而生硬，仅以“头痛”这两个乏味的字眼描述未免欠妥。疼痛开始于昨天夜里，现在除了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某个瞬间，他竟讨厌自己的肉体。在锁骨以下长久沉睡的肉体突然醒来，发现了高高在上的沉重而权威的存在。咣咣咣，肉体粗暴地敲门抗议。头痛中巧妙地交织着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不悦，从未有过类似经验的他还真不知如何应付。

琢磨头痛的时候，疼痛越发严重了。仿佛有人拿着细小的针猛刺后脑勺的右半部。他决定将这陌生的疼痛视作客人。这样想着，他感觉比开始好受多了。

他伸手摸索躺在旁边的妻子的骨盆，妻子用鼻子哼哼两声，抽回了屁股。他将右手使劲伸进妻子的内裤，抚摸着茂盛地蔓延到肚脐以下的阴毛。妻子没有什么反应。他从内裤里抽出手



来,又用这只手揉了揉眼皮。手指尖散发出些许腥味。妻子含糊地问道:

“不出去吗?”

“什么?”

“我问你出不出去。”

“你呢?”

“给‘蝴蝶’弄点儿吃的。”

她的脸埋在枕头里。他掀开被子,慢慢地下床,蝴蝶像往常一样走上前来,用脸蹭他的脚背。这是要求快点儿喂它早饭的意思。他用不锈钢勺子舀了饲料,盛在猫碗里。褐色、黑色和白色,犹如世界地图般纷乱的三色猫蝴蝶幸福地嚼起了干巴巴的饲料。他轻轻地摸了摸蝴蝶的脖子,然后走进卫生间,取出含在嘴里的牙套,放进杯子。“过些日子必须装活动假牙了。”去年冬天,牙医这样警告患有严重磨牙症的他。从那以后,他就含着定做的牙套睡觉了。

他打开漱口水杯的盖子,把蓝色的液体倒入放着牙套的杯子。他往牙刷上挤好牙膏,机械地刷着牙,思索着进入脑海的小针。越是想忘记,那根针越是真切地显示自己的存在。现在,它正执著地进攻某个地方,就像试图打通堵塞排水管的铁丝。他用左手轻轻地敲了敲后脑勺,然而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

“爸爸。”

镜子里映出了女儿的身影。他的嘴里叼着牙刷,与女儿四目相对。

“哪儿不舒服?”

“呜呜呜呜。”

他想说没什么,却没有说清楚。女儿贤美用食指戳了戳他的后背,撇了撇嘴。十五岁的贤美穿着绘有米老鼠图案的粉红色睡衣,

迈着四方步走向饭桌。她往碗里倒了家乐氏麦片,然后打开冰箱门,拿出盒装牛奶。牛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与麦片混合在一起。贤美喀嚓喀嚓地嚼着浸湿的麦片。蝴蝶在她的脚背上蹭了蹭脸,又走了。贤美感觉不是小猫,倒像是蟒蛇爬过脚背。喵呜。蝴蝶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发出抗议的呻吟。基荣漱完口,走出卫生间,一把抱起蝴蝶。这时妻子玛丽才从卧室出来,只穿着内裤,没戴胸罩。乳头周围的蓝色静脉显得很冷。她用打着石膏的左手挠着肚脐下面,右手捂住即将出口的哈欠。她走到饭桌前,伸出刚才挠过肚脐的手,轻轻弄乱了正在吃麦片的女儿的头发。

“宝贝女儿,睡得好吗?”

贤美没有答话,只是摇了摇头。贤美不喜欢妈妈赤身裸体在家里走来走去。每次妈妈脱光衣服的时候,她干脆扭头不看。基荣用手指轻轻地按着太阳穴,说道:

“我头痛。”

“贤美她爸,你不是没有头痛症吗?”

“好像得了。”

玛丽走进卫生间,心不在焉地搭话说:

“你疯了吗?”

“什么叫你疯了吗?”

“嗯,对不起,我说胡话了。是偏头痛吗?只有半边疼得厉害?”

“好像有根针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什么时候拆石膏?”

她拧开水龙头。水声淹没了他的询问。

“什么?”

玛丽微微皱了皱眉头。

“我是说你的胳膊,石膏。”

“啊,让我下周再去。痒死了。好像有蚂蚁在里面爬来

爬去。”

“说不定真有呢。”

玛丽关上了卫生间的门。腕骨骨裂是上周的事。商场里的自动扶梯突然停止运行，她被人推倒在地，结果导致左手骨折。

“听听仓本裕基吧。”

贤美把碗放进洗碗池，对基荣说道。

“仓本什么？”

“日本钢琴家。据说对头痛很有效果。”

“怎么可能呢？”

“爸爸你是不是也觉得小孩子只会说傻话？”

贤美紧盯着他问道。

“没有。”

“试试看吧。就当受骗一次。”

不经意间，贤美的手里已经拿着仓本裕基的专辑了。他接过来，塞进包里。突然间，基荣有种飘飘欲飞的感觉，很幸福，脚后跟都要翘起来了。尽管有点儿不可思议，然而接过仓本裕基专辑的瞬间，头痛已经在渐渐地消失了。他想，自己应该是从女儿担忧爸爸的表情中获得了某种安慰，而不是托了日本新生代钢琴家的福。心情好转的基荣对贤美说：

“好像已经好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贤美关上房门。看样子是在换衣服。卫生间传来玛丽放水冲马桶的声音。他走进内室卫生间，开始刮脸。水很热，泡沫很柔软。他用干毛巾擦掉脸上的水，想着今天的日程。今天应该不会太忙。下午还要跟剧场方面清算收益，不过这也只是例行性工作，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

他穿上新衬衫，系好青灰色的真丝领带，衬衫外面再披上藏





青色的外衣，上班准备就算结束了。他拿起文件包，轻轻敲了敲妻子所在卫生间的门。

“今天早回家吗？”

“什么？”

卫生间的门开了，玛丽露出脸来。

“你说什么？”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早回家。”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好说，尽管到目前还没什么事。”

贤美系着校服上衣的扣子，走出房间。她把脚塞进彪马牌运动鞋里，用力打开玄关门。基荣也跟在她的后面。

“那么晚饭就自己解决吧。”

玛丽出来关上卫生间的门，说道。

“好吧，晚上见。”

他跟妻子道别。

“好。”

玛丽走到玄关旁，跟贤美唠叨着说：

“贤美呀，你放学后直接回家吧？”

“回来干什么？反正也没人。”

“那你想去哪儿？”

“不知道。”

咻。贤美关上玄关门。玛丽又微微敞开门，神情严肃地对贤美说道：

“爸爸妈妈不是忙着工作嘛，你也不去课外班，到底想去哪里啊？”

“我哪儿也不去。”



这次是玛丽无声地关上了玄关门。站在电梯前，父女二人沉默不语。没过多久，电梯来了，两个人并肩走了进去。

“爸爸。”

“嗯？”

“有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很奇怪，你们好像觉得我喜欢惹是生非似的。难道我真是那么让人放心不下的孩子吗？”

“不是的，只是随便说说。因为社会太乱了。”

“您不用担心。”

贤美撅起了嘴。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父女二人依次走出电梯。贤美对走向地下停车场的基荣说道：

“爸爸，我走了。”

“好，回头见。”

和女儿分开后，他去地下停车场，刚才略有好转的头痛又开始了。脑子里的针再次缓缓移动。这次不是一根。

## 2

贤美走在公寓区的羊肠小路上。经过 104 栋前面的时候，她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来看时间。上午 7 点 42 分。贤美轻轻地皱了皱眉，后面有人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正要扭头，却有根食指在恭候。那根手指重重地戳中了她的脸颊。

“干吗？”

转头看时，好朋友雅英笑了。

“你竟然每天都上当！”

“去死吧！”

贤美的右脚轻轻地踢中了雅英的小腿。雅英就像漫画人物似的双手高举向天，调皮地啊啊大叫。身高差不多，发型也相

似，两个少女慢悠悠地往学校走去。雅英问道：

“那个作业都做完了？”

“哪个？”

“蝮蛇。”

“啊，数学！没有。”

“你打算怎么办？”

“到学校再做呗。”

两个少女嘻嘻哈哈地往学校走去。走出公寓区，上了大路，她们从樱花树下面经过。来到便利店前的人行横道上，贤美对雅英说：

“雅英，这是秘密，你能替我保守吗？”

“什么？”

“真的是秘密。不许告诉任何人。”

“啊，知道了。什么呀？”

贤美极其严肃地说：

“我的妈妈，其实是继母。”

“嗯？”

“我妈妈是继母。”

“疯子。”

雅英怒气冲冲地说。

“是真的。”

“怎么可能。”

雅英撇着嘴，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我无所谓。这样知道了反而是好事。”

“你怎么知道的？”

绿灯亮了，两个人开始过人行横道。

“其实早就知道了，我只是没说。”



“外婆不是很喜欢你吗？”

“她是为了掩盖继母的事才故意这样，都是作秀。”

贤美停下脚步，盯着雅英的眼睛。

“你……竟然不相信，哼！”

“没有，我相信。”

“不是，我看你好像不相信。”

“唉，真是，我都说相信了。”

两个人开始过人行横道。孩子的身影三三两两地增多了。  
雅英挽起了贤美的胳膊。贤美问雅英：

“雅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怎么问这个呀？大清早的。”

“你认为人可以毫无意义地活着，然后死去吗？”

“不可能吧。”

雅英敷衍着说道。

“是吧？”

“我要当修女。”

“你以为你是特蕾莎嬷嬷？”

“啊，你怎么知道？我昨天读了她的传记。雅英你是天才，天才！”

“我知道的修女只有特蕾莎嬷嬷。考试的时候不是出现过吗。反正你的问题就在于读的东西太多，什么都读。上周你还说要当居里夫人呢。”

“修女就不能学物理了吗？李海仁<sup>①</sup>修女还写诗呢。”

---

① 韩国著名修女，诗人，1945年生于江原道杨口郡。毕业于菲律宾圣路易斯大学英语系和韩国西江大学宗教学系。主要作品有《花心与星心》、《时间的脸》、《蒲公英的领土》、《小小的安慰》、《小小的喜悦》等。

“死丫头，你说点儿正经话。诗和物理学一样吗？”

“反正我现在就是想追寻人生的意义。”

“那就好好找吧。”

“拜托你别笑话我。”

“知道了。”

贤美深深地叹了口气。

“组成家庭好像是很没意义的事，不管怎么说女人太受家庭束缚了。难道不是吗？”

雅英松开了贤美的胳膊，问道：

“对了，你彻底放弃围棋了吗？”

“……我根本赢不了男孩子。那些家伙像机器。对坐的时候感觉他们就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

“弄好了可以赚大钱的，不是吗？”

“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呀。不过，看样子你很喜欢钱啊？”

“不是的，我讨厌钱。不过，啊，我要是你该多好啊。那样就可以不用上学，光下棋就行了。为什么我什么也做不好呢？”

校门就在眼前，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女孩子们就像小鸟，叽叽喳喳地走过校门，快步走向教室。男孩子们就像画错的素描，身体比例很不谐调。几个男孩子斜着眼睛走过雅英身旁。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吗？”

贤美责难似的冲着那几个男生吼道。已经走进校门的雅英明显畏缩了，含含糊糊地说：

“别管了，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贤美挺身挡在前面，好像要保护雅英。

“啊，倒霉。大清早的就想这样吗？”

贤美好像故意说给雅英听。雅英避开他们的视线走了。雅英和男朋友视频聊天，展示了自己的胸部，那个男孩保存下来，



然后通过短信到处传播。尽管是去年秋天的事了,然而男生们还没忘记。岂止是没忘,另外的恶意谣言更像泡沫似的层出不穷。如果不是出色的贤美做伴,恐怕她很难承受。孩子们都感觉贤美不好对付。下围棋的时候就很有名,放弃围棋之后,学习也很出色。另外她还有不像女孩子的粗犷的一面,所以总是引人瞩目。她在女孩子中间比在男生中间更有人气。

两个人走进了教室。刚进教室,雅英就叹息着坐在教室后面自己的座位上了。贤美走向自己靠窗的位置,悄悄地回头看了看雅英。像雅英这样害羞内向的女孩竟然大胆地对着摄像机暴露胸部,实在叫人难以相信。感觉就像猛然窥见了黑暗而丑恶的人生背阴面。难道我的身体里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异物深深隐藏,并且在伺机而动?

贤美清清楚楚地目睹了丑闻扩散的过程,以及丑闻将一个人变成牺牲羊的过程。关于雅英,这所初中的全体成员,从校长到大门的保安,他们记住的只有“胸部”。她是那个露胸的女孩,现在还是,将来也是。

起先,贤美也像别的孩子那样以为雅英肯定会转学,甚至提前写好了送给雅英的道别卡。但是,雅英的父母并没有这样做。她的父母有着非常独特的世界观。他们相信现世的永生。随着生命工程学复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必将获得永生,这是很久以前光临地球的外星人的预谋。既然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把年幼女儿可能受同学侮辱的事看得多严重了。他们认为,反正永生近在眼前,怎么会承受不了这暂时的侮辱呢。比起永生,初中三年不过是白驹过隙罢了。永生需要的是戒律,而非亲朋好友。他们总是吃着粗茶淡饭,也不买车。他们禁食肉类,生吃蔬菜。他们去教堂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很多时候,雅英都是守着空荡荡的家,独自吃大碗面。

“这事不重要。”

雅英的妈妈总是这样说。总之她没能离开学校。她最讨厌必须用身体奔跑的体育课。每次跑步的时候，她都会感觉同学们盯着自己的胸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她请求留在教室不去运动场，体育老师露出诡谲的笑容，大发慈悲地不问缘由就同意了。

贤美看了看表，差十分钟不到八点。这样就能把数学作业做得差不多了。她从书包里拿出笔记，刚刚展开，忽然停下手来。她托着下巴在想，雅英长大后会是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 3

红灯。基荣轻轻地踩了刹车。也许是因为仓本裕基，不经意间头痛已经好转多了。他把 CD 换成了电影《乐满哈瓦那》<sup>①</sup>的原声碟。古巴音乐的欢快节奏立刻充满了车内的空间。现在索纳塔的室内有些狭窄，承受了不网罗钢琴和吉他、小号 and 歌手的大型爵士乐队的演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达啦啦啦啦达啦啦啦啦。他合着节奏露出了微笑。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不白活一回。望着远处隐约升起的太阳，他轻轻地踩下了油门踏板。汽车有力地冲上斜坡，加勒比海的大乐队在兴奋地歌唱。刹那间，头痛消失了，他有种恍恍惚惚的幸福感，就像注射了吗啡。今天的开端真是无可挑剔。总是准时起床，总是聪明伶俐的女人爱着爸爸。事业依然进展顺利。身体很健康，眼光也敏锐。

绿灯刚刚亮起，停在旁边的速递摩托车们就同时猛冲出去。

---

<sup>①</sup> 《Buena Vista Social Club》，维姆·文德斯导演的音乐纪录片，记录了古巴乐团“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感人故事。



这时，一辆 125CC 的本田摩托车紧紧贴在他的驾驶席旁。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戴着头盔的司机。摩托车司机也看见了基荣。很短的瞬间，两人的视线在虚空中交错又分开了。随着喧嚣的排气声，摩托车加快速度，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车。基荣调高播放器的音量。锵，锵，锵。古巴的爷爷们使出浑身解数，吹起了管乐器。同时，他也提高了速度。他的车子改变车道，连超四辆汽车，冲到了前面。

#### 4

丈夫和女儿出门之后，玛丽走出了卫生间。与进去的时候不同，脸上的睡意完全消失了。她从包里掏出手机，拇指飞快地打出了短信。

“一起吃午饭？”

很快，手机屏幕上闪出了回复短信。

“好啊。哪里？”

拇指又动了起来。

“拿波里。12 点？”

“!!”

手机又被扔进了手提包。玛丽坐在化妆台前，拿起吹风机吹头发。如果对女人的面无表情感到好奇，那么看看这个时候的脸色就行了。女人们总是露出一副不带有丝毫感情的脸庞，吹干头发，然后化妆。她也是这些女人中间的一个。像机器人似的机械地拍粉底，描眉，然后起身，按部就班地穿着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穿衣服的时候，她忽然打了个哈欠。迅速穿上长筒袜，把化妆袋塞进手提包里，走到玄关门前。蝴蝶跟了过来，喵喵地叫着。她害怕猫毛沾上自己的黑裙子，轻轻避开蝴



蝶,穿上了皮鞋。

“蝴蝶,妈妈走了。”

她打开了玄关门。蝴蝶还在仰望着她。

## 5

朴哲洙躺在床上,慢慢地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钱包。里面有现金三十万元。放下钱包,他又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电视机右上角显示着时间,7点47分。他慢慢地起床。身体硬邦邦地紧张起来。他的身体非常结实,从脖子到脚后跟都没有一块赘肉。他好像在做仰卧起坐,下身完全不动,只用腹肌便能撑起身体。他把视线投向电视。一匹身形修长的黑马正在江北的沿江大道上奔跑。运往元堂马场的途中,有四匹马逃出了卡车,导致江北沿江大道的上班车辆动弹不得,排起了长队。紧急出动的119队员正在想方设法接近马匹,试图抓住缰绳。他面露微笑,观望着城市中心上演的骚动。比起那些活力四射的马来,坐在车里的汽车司机们就像侏儒似的,显得猥琐不堪。他们坐在驾驶席上,如果马经过自己的身边,就会情不自禁地蜷缩起身体。雄马巨大的性器摇摇晃晃,恰好与惊恐的眼珠处于相同的高度。

新闻转向另外的兴奋点,他走进隐隐散发着水腥气的卫生间,站在马桶前小便。冲完马桶,他又拧开洗脸池的水龙头。为了不让水溅到外面,他很轻柔地洗脸,然后用毛巾擦干水分。他下意识地哼起了“哭泣的傻瓜”<sup>①</sup>的《策马奔腾》。策马奔腾,策马奔腾,策马奔腾,策马奔腾,策马奔腾。

<sup>①</sup> Crying nut, 韩国著名的摇滚乐队。